

# 世說文

## 現代散文精讀

合  
編

王月華 向麗頻 周昌龍 林仁昱  
施忠賢 陳文豪 陳智賢 謝燕珠  
楊素姿 陳雙景

王月華、向麗頻、周昌龍、林仁昱  
施忠賢、陳文豪、陳智賢、陳雙景  
楊素姿、謝燕珠

編

現代散文精讀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現代散文精讀／王月華等合編. -- 二版. -- 高  
雄市：麗文文化，2008.08  
面； 公分

ISBN 978-957-748-319-5 (平裝)

855

97015440

現代散文精讀

二版 2008／08 2011／08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定價：280元

編 者：王月華、向麗頻、周昌龍、林仁昱、  
施忠賢、陳文豪、陳智賢、陳雙景、  
楊素姿、謝燕珠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  
請寄回更換。

發 行 人：楊曉祺  
總 編 輯：蔡國彬  
出 版 者：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57號2F之2  
電 話：(07) 2265267  
傳 真：(07) 2264697  
郵 撥：41423894  
台北分公司：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一段41號  
電 話：(02) 29229075  
傳 真：(02) 29220464  
法 律 顧 問：林廷隆 律師  
電 話：(02) 29658212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5692號 ISBN 978-957-748-319-5 (平裝)

<http://www.liwen.com.tw>  
E-mail : liwen@liwen.com.tw

## 編輯大意

一、本書適合大專院校「現代散文」教學及學生自修使用。課文由多位教師依據自身專業考慮與教學效果選出，文本及內容分析，都經過臨床教學檢驗，可收互動式教學之效，避免「大一國文」易有的教者與受教者嚴重脫節弊病。

二、課文以適應台灣社會脈動為最優先考量。同人等以為，國文訓練必須為活人格、活語言的訓練，俾學生在接觸文本典範的同時，瞭解所生活的社會，包括歷史源流、文化價值、心靈感受與語言創造等，在社會生活中匯成向上提昇的清流力量。

三、基於教科書的體例，內容分析固然都是同人深入研究、精心體會的成果，但陳述上力求客觀平實，無一字無來歷，避免出現立場偏頗或理論傾斜。分析以個人心得為主，引用既有研究成果者，一一標明原始來源，為學生作出尊重學術倫理的示範。

四、選文文體包括議論、記敘、抒情、描寫，甚至學術文體等，以滿足各類範文要求。因學生在中學時已學會文體分別，介紹時不再贅述。

五、尚有幾篇入選文章，或因版權問題，或因無法與作者取得聯繫，最後唯有割愛，浪費編輯

同仁相當心血，這也暴露了「智慧財產權」是否已膨脹成為霸權的問題。生當今日，最好的編輯人，也已無法編出《昭明文選》、《唐詩品彙》、《古文辭類纂》一類以述為作的選本了。

編者謹誌

目

次

目  
次

現

代

散

文

精

讀

編輯大意

故鄉的野菜

我所生長的地方

死的聯想之一

項羽——超級巨星

傅雷家書選

草坡上

茗之華

周作人	...	0	0	1
沈從文	...	0	0	7
孟東籬	...	0	1	5
方瑜	...	0	2	1
傅雷	...	0	2	9
鍾理和	...	0	4	1
洪素麗	...	0	5	1

蒲公英

聽聽那冷雨

白衣·誓言·我的路

南瓜——獻給母親十二週年忌辰

收藏旅行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藝術和實際人生的距離

期待一個城市

月，闕也

小鎮醫師陳錦煌

我的幽光實驗

「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情懷

自己的文章

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

野獸派丈母娘

張讓 ····· 061

余光中 ····· 075

王溢嘉 ····· 085

荆棘 ····· 091

朱光潛 ····· 125

黃碧端 ····· 135

張曉風 ····· 141

廖嘉展 ····· 151

張曉風 ····· 169

王昶雄 ····· 181

張愛玲 ····· 197

陳芳明 ····· 213

莊裕安 ····· 231

## 故鄉的野菜

周作人

我的故鄉不止一個，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分，只因釣於斯游於斯的關係，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鄉村裡的鄰舍一樣，雖然不是親屬，別後有時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在北京，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說起有薺菜在那裡賣著，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鄉間不必說，說是城裡只要有後園的人家都可以隨時採食，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籃」，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的遊戲的工作。那時小孩們唱道，「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後來馬蘭頭有鄉人拿來進城售賣了，但薺菜還是一種野菜，須得自家去采。關於薺菜向來頗有風雅的傳說，不過這似乎以吳地為主。「西湖游覽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薺菜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花羞繁華。」顧祿的「清嘉錄」上亦說，「薺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諺有三月三日螞蟻上灶山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於灶脰上，以厭蟲蟻。侵晨村童叫賣不絕。或婦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號眼亮花。」但浙東卻不很理

會這些事情，只是挑來做菜或炒年糕吃罷了。

黃花麥果稱通鼠麴草，係菊科植物，葉小，微圓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黃色，簇生梢頭。

春天採嫩葉，搗爛去汁，和粉作糕，稱黃花麥果糕。小孩們有歌聲贊美之云：

「黃花麥果靉結結，

關得大門自要吃：

半塊拿弗出，一塊自要吃。」

清明前後掃墓時，有些人家——大約是保存古風的人家——用黃花麥果作供，但不作餅狀，做成小顆如指頂大，或細條如小指，以五六個作一攢，名曰繭果，不知是什麼意思，或因蠶上山時設祭，也用這種食品，故有是稱，亦未可知。自從十二三歲時外出不參與外祖家掃墓以後，不復見過繭果，近來住在北京，也不再見黃花麥果的影子了。日本稱作「御形」，與薺菜同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採來做點心用，狀如艾餃，名曰「草餅」，春分前後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總是日本風味，不復是兒時的黃花麥果糕了。

掃墓時候所常吃的還有一種野菜，俗名草紫，通稱紫雲英。農人在收穫後，播種田內，用作肥料，是一種很被輕視的植物，但採取嫩莖瀹食，味頗鮮美，似豌豆苗。花紫紅色，數十枝接連不斷，一片錦綉，如鋪著華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狀若蝴蝶，又如雞雛，尤為小孩所喜。間有白色的花，相傳可以治癆，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辭典」云，「此草與蒲公英同是習見的東西，從幼年時代便已熟識，在女人裡邊，不曾採過紫雲英的人，恐未

必有罷。」中國古來沒有花環，但紫雲英的花球卻是小孩常玩的東西。這一層我還替那些小人們欣幸的。浙東掃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們常隨了樂音去看「上墳船裡的姣姣」；沒有錢的人家雖沒有鼓吹，但是船頭上篷窗下總露出些紫雲英和杜鵑的花束，這也就是上墳船的確實的證據了。

## —作者介紹—

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紹興人，與兄長魯迅（原名周樹人）齊名，以散文睥睨一世，有近代小品散文之王的美譽。

周氏在孩提時家道中落，入江南水師學堂學海軍，從而獲公費至日本留學，為學習古希臘文，入天主教立教大學，又從當時流落東京的章太炎治國學。回國後得蔡元培賞識，聘為北大教授，與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組成《新青年》集團，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領導人之一。繼胡適提出「活的文學」口號之後，周作人進一步提出「人的文學」理論，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理論基礎。又提倡美文和小品文寫作，為三〇年代清流文學的領袖。

抗戰期間，出任日本佔領區「華北政務協會」的教學督辦（教育部長），落得通敵罪名，勝利後被判入獄。中共建政後一度成為黑人黑戶，姓名從所有大陸出版的新文學史作品中消失。文革時受辱而死。八〇年代大陸開放後，作品重新受到歡迎，在社會上形成一股周作人熱，稱為「周作人現象」。

（選自《雨天的書》）

## —賞析—

在新文學作家中，周作人是將新舊傳統和東西文化融合的最成功的散文家。現代小品散文一方面有英國Essay的傳統，強調既幽默又具睿智的個人性，自然親切如對老友閒話家常；一方面則上溯晚明小品之神髓，於雲淡風輕中見出羽扇綸巾的人格特質，與夫無入而不自得的生活情趣。周作人精日語通英語，更是翻譯古希臘文的大家，熟悉古典西方與明治日本的文學源流。他又是長期浸淫在傳統中的博學型文人，熟讀明人筆記野乘，旁及草木蟲魚、宗教民俗等。創作時信手拈來，有左右逢源之樂。

周作人又是熱愛鄉土的人，其小品創作中隨處流露著田園美感與鄉土情懷。但周氏的鄉土情懷絕不是狹隘的地域主義，而是一種藝術地結合自然與人文精神的生活情調。他欣賞明治日本那種於「新式的整齊清潔之中，卻仍保存著舊日長閑的風趣」的生活；他尤懷念江浙水鄉禮俗人情的美，認為古希臘文明不過如是。

〈故鄉的野菜〉一文充份表露了周作人散文的上述特色。全篇文章用薺菜、黃花麥果、紫雲英三種浙東鄉村最常見的野菜疏疏勾串，結構上不露任何斧鑿。表面上三種野菜是用來吃的，但其深層功能，卻是用於清明祭祖的禮俗，從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薺菜花，到掃墓用黃花麥果作供，到上墳船篷窗下總露出紫雲英的花束。作者無異在展露另一幅「清明上河圖」的長卷，村姑頑童，躍然紙上。民俗中那份宗教虔誠之美以及無處不在的生活情趣，表達得淋漓盡致。

(周昌龍撰)

—延伸閱讀—  
《周作人全集》，藍燈版，里仁版。

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集類編》，長沙：岳麓書社。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公司，一九七〇年。

周昌龍，《新思潮與傳統：五四思想史論集》。台北：時報出版公司，一九九五年；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大陸新修訂版。

夏志清，劉紹銘譯，《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〇年。



# 我所生長的地方

沈從文

擎起我這枝筆來，想寫點我在這地面上二十年所過的日子，所見的人物，所聽的聲音，所嗅的氣味；也就是說我真真實實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個我從那兒生長的邊疆僻地小城時，實在不知道怎樣來著手就較方便些。我應當照城市中人的口吻來說這真是一個古怪地方！只由於兩百年前滿人治理中國土地時，為鎮撫與虐殺殘餘苗族，派遣了一隊戍卒屯丁駐紮，方有了城堡與居民。這古怪地方的成立與一切過去，有一部苗防備覽記載了些官方文件，但那只是一部枯燥無味的官書。我想把我一篇作品裡所簡單描繪過的那個小城，介紹到這裡來。這雖然只是一個輪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卻浮凸起來，彷彿可用手去摸觸。

一個好事人，若從一百年前某種較舊一點的地圖上去尋找，當可在黔北，川東，湘西，一處極偏僻的角隅上，發現了一個名為「鎮筭」的小點。那裡同別的小點一樣，事實上應當有一個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頓下三五千人口。不過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皆在交通，物產，經濟活動情形下面，成為那個城市枯榮的因緣，這一個地方，卻以另外一個意義

無所依附而獨立存在。試將那個用粗糙而堅實巨大石頭砌成的圓城，作為中心，向四方展開，圍繞了這邊疆僻地的孤城，約有四千到五千左右的碉堡，五百以上的營汛。碉堡各用大石塊堆成，位置在山頂頭，隨了山嶺脈絡蜿蜒各處走去，營汛各位置在驛路上，布置得極有秩序。這些東西在一百七十年前，是按照一種精密的計畫，各保持相當距離，在周圍數百里內，平均分配下來，解決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動的邊苗叛變的。兩世紀來滿清的暴政，以及因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條官路同每一個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數業已毀掉了，營汛多數成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黃昏時節，站到那個巍然獨在萬山環繞的孤城高處，眺望那些遠近殘毀碉堡，還可依稀想見當時角鼓火炬傳警告急的光景。這地方到今日，已因為變成另外一種軍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種迅速的姿勢，在改變，在進步，同時這種進步，也就正消滅到過去一切。

凡有機會追隨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條長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陸路入黔入川，不經古夜郎國，不經永順龍山，都應當明白「鎮筭」是個可以安頓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裡土匪的名稱不習慣於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純善如平民，與人無侮無擾。農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負擔了花紗同貨物，洒脫單獨向深山中村莊走去，與平民作有無交易，謀取什一之利。地方統治者分數種：最上為天神，其次為官，又其次纔為村長同執行巫術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潔身信神，守法愛官。每家

俱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營上領取一點銀金，一份米糧，且可從官家領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沒收的公田耕耨播種。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無到天王廟去殺豬、宰羊、磔狗、獻雞、獻魚，求神保佑五穀的繁殖，六畜的興旺，兒女的長成，以及作疾病婚喪的禳解。人人皆很高興擔負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動的捐錢與廟祝或單獨執行巫術者。一切事保持一種淳樸習慣，遵從古禮；春秋二季農事起始與結束時，照例有年老人向各處人家斂錢，給社稷神唱木傀儡戲。旱暵祈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帶上柳條，或紮成草龍，各處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黃衣各處念農事歌詞。歲暮年末居民便裝飾紅衣儺神於家中正屋，搥大鼓如雷鳴，苗巫穿鮮紅如血衣服，吹鏤銀牛角，擎銅刀，踊躍歌舞娛神。城中的住民，多當時派遣移來的戍卒屯丁，此外則有江西人在此賣布，福建人在此賣菸，廣東人在此賣藥。地方由少數讀書人與多數軍官，在政治上與婚姻上兩面的結合，產生一個上層階級，這階級一方面用一種保守穩健的政策，長時期管理政治，一方面支配了大部分屬於私有的土地，而這階級的來源，卻又仍然出於當年的戍卒屯丁。地方城外山坡上產桐樹杉樹，礦坑中有硃砂水銀，松林裡生菌子，山洞中多硝。城鄉全不缺少勇敢忠誠適於理想的兵士，與溫柔耐勞適於家庭的婦人。在軍校階級廚房中，出異常可口的菜飯，在伐樹砍柴人口中，出熱情優美的歌聲。

地方東南四十里接近大河，一道河流肥沃了平行的兩岸，多米、多橘柚。西北二十里

後，即已漸入高原，近抵苗鄉，萬山重疊，大小重疊的山中，大杉樹以長年深綠逼人的顏色，蔓延各處。一道小河從高山絕澗中流出，匯集了萬山細流，沿了兩岸有杉樹林的河溝奔駛而過，農民各就河邊編縛竹子作成水車，引河中流水，灌溉高處的山田。河水長年清澈，其中多鱖魚、鯽魚、鯉魚，大的比人腳板還大。河岸上那些人家裡，常常可以見到白臉長身見人善作媚笑的女子。小河水環繞「鎮筭」北城下駛，到一百七十里後方匯入辰河，直抵洞庭。

這地方又名鳳凰廳，到民國後便改成了縣治，名鳳凰縣。辛亥革命後，湘西鎮守使與辰沅道皆駐節在此地。地方居民不過五六千，駐防各處的正規兵士卻有七千。由於環境的不同，直到現在其地綠營兵役制度尚保存不廢，為中國綠營軍制唯一殘留之物。

我就生長到這樣一個小城裡，將近十五歲時方離開。出門兩年半回過那小城一次以後，直到現在為止，那城門我還不再進去過。但那地方我是熟悉的。現在還有許多人生活在那個城市裡，我卻常常生活在那個小城過去給我的印象裡。

（選自《沈從文自傳》）